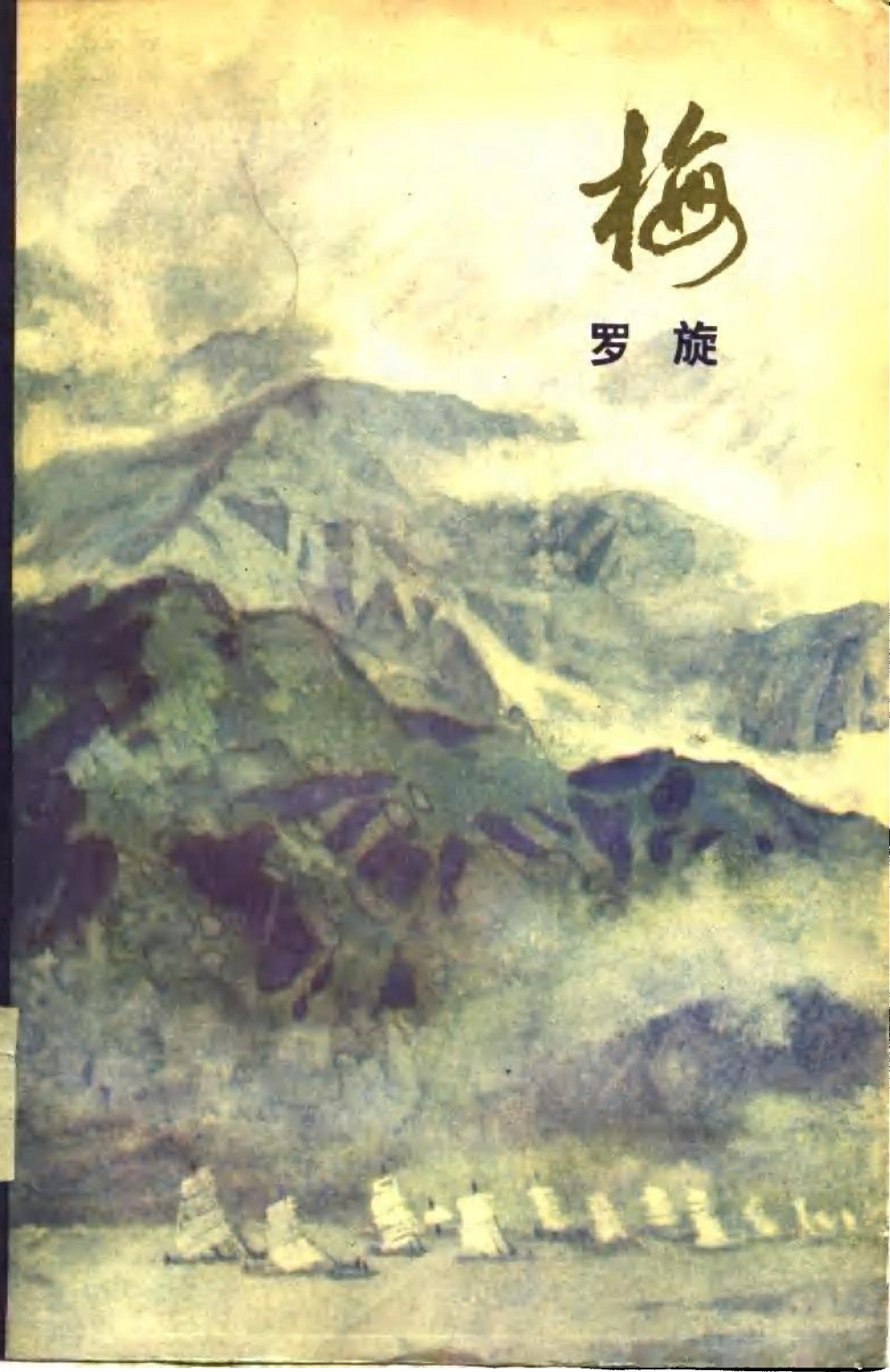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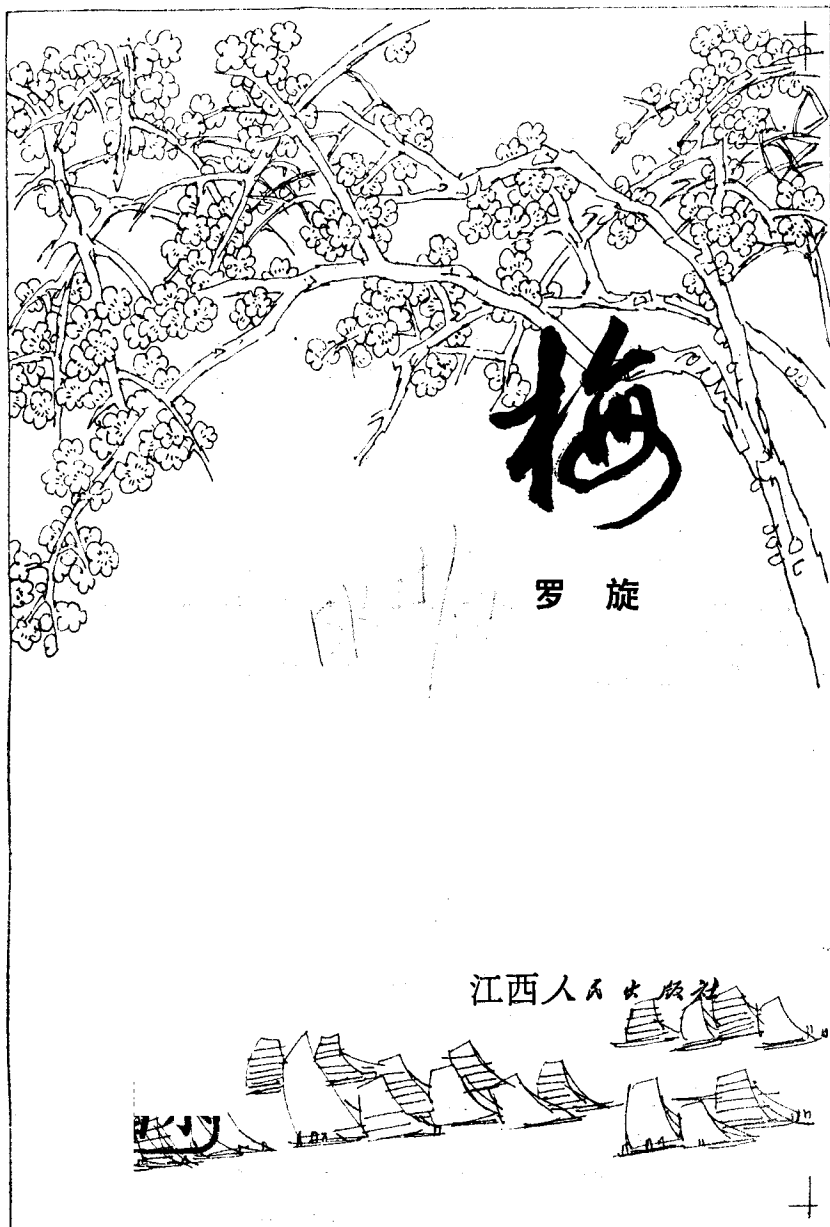


梅

罗旋





内 容 提 要

《梅》是《南国烽烟》的姊妹篇。

小说描写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，红军主力部队北上抗日，赣粤边游击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。为了消灭这支游击队，蒋介石调动了中央军、广东军连同保安团、铲共团对游击队进行轮番清剿，游击队在项英和陈毅同志领导下，机智、顽强地与敌人周旋，保存了革命力量、打击了敌人、鼓舞了群众。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，国民党反动派被迫与游击队停战谈判，最后游击队除留下一部分力量坚持斗争外，改编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。

作品着力塑造陈毅富有浓厚人情味的形象。小说的主人公石亮的性格得到了新的发展，在艰难绝顶的斗争中，他的母亲被害，他的未婚妻被杀，他自己险些在感情中垮掉，但是斗争使他振作起来，终于为革命立下了卓著的功勋。小说既有惊心动魄的斗争叙述，又有令人肝胆皆碎的感情描写，同志情、夫妻情、母子情、恋人情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

作品有浓郁的山乡风味，赣粤边的山茶余味无穷。

梅

罗 旋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百花洲8号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$\frac{1}{32}$ 印张15 $\frac{7}{8}$ 字数36万
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江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10·194 定价：1.30元

目 次

- 一、雨前(1)
- 二、谜(15)
- 三、一波又起(32)
- 四、“鬼打伞”(53)
- 五、穿针过线(79)
- 六、引流(99)
- 七、九姑娘游击队(127)
- 八、网(141)
- 九、山重水复(173)
- 十、柳暗花明(196)
- 十一、黄色村(220)
- 十二、白皮(237)
- 十三、实打实(260)
- 十四、顽石点头(282)

十五、云隙	(304)
十六、稳脚度年华	(329)
十七、闹花堂	(348)
十八、攻毒	(378)
十九、猎	(397)
二十、歌	(421)
廿一、来而不往非礼也	(447)
廿二、突变	(472)
廿三、青山遮不住	(489)

一、雨 前

雷山主峰，隐没在云幢雾幔中。天气，是如此地变幻无常，一会春雨迷蒙，一会雨过天青；刚才还阴云密布，转眼太阳破云而出。天，就象小孩的脸，一会哭，一会笑，叫人难以捉摸。

这里是赣粤边游击区，土地革命时期，地处中央苏区外围。主力红军长征后，留守中央苏区的队伍一批批突围来到这里，加上原来的游击队，上千人集中一起，使山区空前地热闹起来。然而，这并非胜利时的兴旺，而是失败后的假象。老倭看见这许多队伍站队上操，扛着他们没见过的武器——花机关、歪把枪，还以为这是一支很强的力量，不知这时战士的思想情绪，就象阴晴不定的天气，充满着矛盾。

敌人正在集中力量清剿苏区，很快就会来搞这块孤立于白区的红色山头。革命已经落入低潮，在强大敌人的重重包围下，在远离党中央而且中断一切联系的情况下，今后的斗争如何坚持？人人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。

有的人看见暂时的安定而盲目乐观，有的人感到革命大势已去而悲观失望；有人为革命的前途忧心忡忡，也有人在为自己的出路暗中盘算。人们的心里，充满顾虑、徬徨、苦闷、迷惘……

就在这晴晦莫测，动荡不安的时候，传来了一个喜讯：党中央留在中央苏区的两位最高领导人，来到了赣粤边。人们议论着，猜测着，都把革命的前途、斗争的希望，寄托在他们身上。

这天，游击队长石亮和战友们在真君庙烤火聊天，县委书记于挺跨进庙门，对他一招手：“你来一下！”

石亮快步迎了上去，走出庙门后，于挺告诉说：“大老刘同志要找个雷山通了解情况，我把你介绍给了他。他在等着你！”

二人出了村，走进一条山坑。石亮忍不住问：“哪个大老刘！是中央区来的首长吗？”

“对，见了面你该会认出来的，他来过这里。不过，现在只能叫大老刘，懂么？”于挺神秘地眨眨眼，一手揽着石亮的肩头，向村里走去。

石亮的心里暗自猜测：名叫大老刘，没有随主力红军长征，现在来领导赣粤边的游击斗争，这是谁呢？他一时猜不出，也不想猜下去。看于挺那兴奋的神色，就知道这是一位什么样的首长了。

他们走进村边一栋黄色土墙农舍。门口有个小院子，种着一围猫爪籐作生篱，柴扉门里，一个十四、五岁的勤务员在打草鞋，纲绳束在腰间起不了身，只用嘴努努屋里，说：“刘同志去周同志那里了，你们先到屋里等一会。”

于挺有事先走了，石亮便走进堂屋等候。屋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方桌两条板凳，门窗也破烂不堪，大概房东早已迁走了，后门外有一个菜园，也早已抛荒。菜园外是片竹林，倒还青葱茂盛，春笋已经拔节而起。

石亮在堂前坐下，准备着介绍雷山情况。忽然一阵东南风

带来了竹林中的人声，石亮侧耳细听，有两个不同声调的人，显然发生了争论：

“你这个人就是没吃定心丸。主力红军一走，我就提出把兵力分散打游击，你说要等，等主力红军打个大胜仗回来，恢复苏区。结果等了三、四个月，贻误了时机，差点被敌人包了饺子。现在你还拿不定主意，还等啥子名堂吵？”这话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。

“我们刚到这里，还没站住脚，就把兵力分散，我怕一把沙子撒出去，收不回啊！”

“如今你分也得分，不分也得分！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，我们的战略战术不改变，是要栽跟斗的啊！你把这一千多号人集中到一起，天天吹号集合，点名上操，领导机关、医院、修械所、被服厂，一大摊子，还是老一套，这哪个行啊？”

“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嘛。”

“还考虑啥子？你还舍不得丢掉正规战那一套，你还不承认王明路线的彻底失败？”

“我不能轻易承认失败。战争胜负，是兵家常事。我看你呀，情绪不对头，不要悲观失望啊！”

“我才不悲观失望。”四川口音激动起来，“第五次反围剿就是失败嘛，失败是客观实际，承认失败不是悲观失望，倒是政治上坚强，怕承认失败，才是政治上软弱。”

“我要对中央负责，你等我慎重考虑一下嘛。”

“余汉谋一个军在周围搞了三道封锁线，我能等你，余汉谋不等你。你拿不定主意，就开会嘛，开个特委扩大会。”

“……”

石亮感到这样听领导同志争论问题不太好，但这些问题正是自己急切想知道的，迈腿想走开，却怎么也忍不住侧着脑袋

听了一会。听到这里，他才轻轻嘘口气，走出堂屋，来到勤务员身边蹲下，随手帮着整理打草鞋的布条。

不久，从后门进来一个人，石亮忙起身迎上去。边走边打量，见对方脸部清瘦显黄，头戴一顶无檐旧毡帽，上身穿的黑色对襟衣，下身穿一条土布单裤，脚上一双布草鞋，完全是普通农民装束。这面貌好熟悉啊，那衷心愉快的笑容，使他立即认出来了，这不是当年二十二军的军长陈毅同志么！他兴奋地叫起来：“陈……”

大老刘笑着用一个食指在他面前一戳，“嘘——”地一声制止他叫下去，然后认真地说：“我是大老刘，真的，不信你问聋牯，还有许多同志都可以作证。”

石亮仍是激动地说：“不管叫什么名字。你来领导我们打游击就好了！”

大老刘打断他的话头说：“且慢，我还没认出你来呢！我肯定认识你，让我想一想。哦，不错，我记起来了，那年我来信丰时见过面，你姓石名亮，对不对？”

石亮这时象个小孩似地憨笑着：“首长，你的记性真好！”

大老刘却一手指着石亮的胸口说：“你的记性可不太好，怎么又叫我首长了？啊？”说时朗声大笑起来，“坐吧，找到你这个雷山通就好办了。聋牯，倒碗茶给客人喝嘛！”他转身见聋牯在打草鞋，又忙改口“哦，不用你了，自己来！”他进房拿出一把瓦壶两只麻兜蓝花碗，和石亮一同坐下，筛了两碗茶。

石亮端起碗咕噜噜喝完了水，来时的拘谨和紧张完全消失了。

大老刘拿起一个黑色的旧公文皮包，打开来，取出一叠装订了的横江重纸、一截铅笔，然后向石亮询问情况。他从雷山的

地理历史到风土人情，从敌方情况到雷山游击队创建发展、挫折的过程，问得很细，石亮也谈得很具体。

到吃午饭时间了，聋牯端来了饭菜，大老刘才说：“好，休息休息，就在这里吃饭。聋牯，有啥子好菜待客？”

聋牯有些抱歉地望着桌面，那里只摆着两只碗，一碗苦瓜干，一碗酸菜，里面都放了辣椒。

大老刘探首望望菜碗，笑着说：“要得，要得！两样菜都有辣椒，四川人和赣南人合口味，都喜欢辣，我是没有辣椒咽不下饭的。还有苦瓜，是样好菜，它很有个性哩，自己苦，不把苦味传给别的菜，所以古人称它是菜中君子。打游击能吃上这样的饭菜，我一辈子都乐意。石亮，来吧！”

吃饭时，石亮正想提出闷在心中的问题，大老刘却先启口：“你好象有心事，对吗？”说时用热情亲切的眼光注视着石亮。

石亮说：“是有心事。这些日子，许多同志由于看不清革命前途，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都产生了，我也感到苦闷。”

大老刘望望门外远山，说：“现在看前途，好比看雷山主峰，云遮雾绕，是看不清楚哟。但是透过迷雾，还是可以看到一些。首先，我们的党战胜‘左’倾机会主义，端正了路线，举起了抗日的旗帜。而日本军阀呢？‘人心不足蛇吞象’，占了东北，一只脚伸到华北，等他在华北站住了脚，一只脚就会伸到蒋介石的南京去。蒋介石一时还不敢公开投降，大敌当前，总不能把全部军队拿来打内战吧！到时候，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主力红军建立了抗日根据地，革命形势就会起根本的变化。中国这只大象是不会甘心被蛇吞掉的，抗日战争迟早要爆发的，我们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，就是胜利！”

简单而精辟的几句话，顿然使石亮眼界开阔，心里亮堂起

来。他暗暗钦佩大老刘高瞻远瞩，目光不局限于眼前的不利处境，而是从全国形势的发展看到革命前途。

两人交谈着，都忘了挟菜扒饭，聋牯在旁提醒说：“饭冷了，吃了再谈吧！”

大老刘笑起来说：“对对对，吃饭要紧，以后上了山，就吃不到这样的热菜饭了。”他扒了几口饭，又忍不住接下去说：“抗日战争一下还爆发不了，我们要准备上山打几年游击。这几年日子不好过的呀！在斗争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容易，在斗争失败退却的情况下做英雄就困难了。但是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！”大老刘越说越激动，手上的筷子忘了挟菜，在空中一戳，“现在国民党造谣，说南方的共产党已经消灭光了，连老窝都端掉了，已经成为国民党的一统天下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插一杆红旗在山头，不单是在大庾岭，还有武夷山、罗霄山、幕阜山、武功山、磨盘山，处处山头都插上红旗，那它的影响该有多大！对敌人，就是一把把插在他们身上的匕首；对人民，就象一支支火把，在四周一片黑暗中，使大家看到光明和希望！”他越说越有劲，声调中现出四川人特有的高昂有力的音节。

饭后，聋牯收拾好了简单的行装，放在桌上。

石亮忙问：“你要走？”

“刚才跟周松山同志商量了一下，分头去作些调查。今天就谈到这里。”大老刘说着动手收拾皮包。

石亮站起身来说：“我送你一下。”

这时作警卫的特务员宋星等人也来了，五个人一道出村，过了石板桥，循着溪旁卵石路走去。沿溪一丛丛黄竹，在仍带寒意的春风中摇曳，对岸山坡上的杜鹃则正含苞吐艳。

他们一路交谈着走去，石亮突然发现，大老刘的右腿走路

有些瘸，似乎还带着隐痛，忙问：“怎么，你的腿？”

“没啥子要紧，第五次反‘围剿’负了点伤，动过手术了。”大老刘把右腿抬起，往前迈了个大步，说明没问题。

这轻描淡写一句话，把问题一下带过去了。石亮不知道，这期间有一段不寻常的过程。

大老刘是坐骨负伤，腿不能伸，根本不能起床行动。当时军一级干部负伤住院的只有他一人，却一直没得到很好治疗。红军即将长征了，医院的轻伤员被动员归队了，医护人员忙着收拾医疗器械和药品，也准备走了。这时，他被通知留下来打游击。

一同住院的两位地方领导干部都为他担心着急，劝他赶快动手术，他摊摊双手说：“人家那么忙，我怎好去找麻烦？”因为动手术要先照片子，医院的X光机没有电源，只有电台才有，而现在红军要出动，电台昼夜发报，哪能给医院用呢？两位地方领导又给他出主意说：“你写个信给恩来同志，也许有办法。”于是，他给周恩来同志写了一封信。周恩来同志立即亲自过问这事，设法克服困难，派人送来了电台的发电机。

于是，医院把已经包扎好了的X光机和开刀器械打开，立即发电照片子，找出了碎骨所在，马上动手术。开完刀，医生就上马随出征部队走了。

这是多玄的事啊！如果不是周恩来同志对老战友的关心爱护，在最后的时刻动了这次手术，一个不能下床行走的人，怎么上山打游击啊！

石亮见他走路有些吃力，担心地说：“你这腿爬山怕吃不消哩！”

“谁说吃不消？”大老刘头一撇，认真地分辩，“你不要瞧不起瘸子嘛！古代有八个大神仙，其中一个叫铁拐李，就跟

我一样是个瘸子。他的本领可大哩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结果数他的神通最大。我还听方志敏同志讲过，赣东北有个农民起义的领袖，也是一条腿有毛病，本事却大得很，当地群众都把他传神了，送他一个外号叫飞天拐子。你瞧，他们一个能飘海，一个能飞天，难道我还不能爬山！”

这一说，把石亮、聋牯、宋星都引得哈哈大笑起来。

大老刘停住步，伸出手来握住石亮的手，说：“好了，你该回去了，开会的时候见！”说完转身同聋牯三人往前走了。

石亮仍在原地站着，目送着这位从八一起义到井冈山会师，从游击赣南闽西，到创建中央苏区，走遍了江西山山水水的红军将领，直到山坡挡住了视线，他仍久久地伫立着，耳畔似乎还回响着大老刘热情洋溢的声音，眼前似乎还浮现着大老刘衷心愉快的笑容。

两天后，特委在长岭召开干部会，经过热烈争论，最后确定了“依靠群众，坚持斗争，积蓄力量，创造条件，迎接新的革命高潮”的方针。会后立即分兵，一支队伍去了崇义、上犹边境，一支队伍去了三南地区。

留在雷山的游击队，由石亮任大队长，武当任大队副，县委书记于挺兼这支队伍的政委。队伍化整为零，下分三个小分队：一分队由中央区来的干部方国才任队长，在栖凤山、上岳一带活动；二分队由黄楚任队长，在顶天峰、天角山一带活动；三分队由牛强任队长，在雷山主峰一带活动。

根据特委决定，抽调各级领导和政治工作人员组成随军工作组，随队伍活动。闵天亢被任为组长。

闵天亢原是省委派来的巡视员，由于他极力推行王明“左”倾

路线，使这块游击根据地受到极大损失，很不得人心。红军长征后，他感到革命大势已去，一度产生消极思想。近来，他的情绪又好起来了，一则是看到从中央苏区突围来了许多队伍；二则是看到形势并不是自己原先估计的那样不可收拾，感到前途还有一线希望。更主要的是，从中央区突围来的首长周松山，是他的老上级，对他可说很了解。开始，他听见周松山的名字很陌生，不知是个化名，见了面才喜出望外。他在精神上有了支柱，特别是对方答应，必要时派他回城市搞地下工作，给了一条退路，因而一扫过去的悲观情绪，重新振作起了精神。

大队干部都随分队活动，在干部会上讨论分工时，考虑方国才对雷山人地不熟，决定由石亮到一分队；闵天亢自报对顶天峰、天角山熟悉，主动提出去二分队；剩下三分队就只好由武当去了。于挺要照顾全面工作，没有固定地点。其他宣传、卫生人员也都分到了各分队。

这天，游击队将分赴各自活动地区。石亮天朦亮时就起了床，在天井前漱口时，听见屋脊上响起鹊声，抬头一看，两只喜鹊站在那里欢声叫着，头昂昂然，长长的尾巴不时向上翘动。

他心中暗想，今天大家就要分手了，还有什么喜事？莫非有客人来到？

吃罢早饭，石亮和闵天亢、武当一道去检查队员的行装。见队员背着背包，扛着枪，两肩交叉挂着子弹带和米袋，腰间还挂着一只搪瓷茶缸。石亮打量一会，提出说：“这样虽然是轻装，但我们要准备长期在山上过日子，准备几个月吃不上饭，几年住不上房子，有些东西还得带上，比如说，下雨怎么办？吃野菜竹笋，没有盐行不行？”

这一提，各队马上派人去买油纸伞，队员们又备了盐筒和

干菜筒。

大家正忙着，宣传员夏梅兴冲冲地跑来，欢声唤道：“石亮同志，快去，有人找你。”

石亮回道：“请他等一会，我马上就来。”

夏梅满脸洋溢着笑，水灵灵的眼睛一闪，问道：“你猜，是谁来了？”

石亮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时候会有谁来？”

夏梅兴奋地大声告诉说：“是大娘来了！”

石亮一听倒愣住了。娘早不来，迟不来，怎么在这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时候来雷山呢？

武当一听是石大娘来了，忙说：“你快去，这里有我们。”

闵天亢也说：“石大娘是第一次来这里，快去吧！”

石亮随夏梅来到她的住处，跨进房门，只见石大娘坐在床上，身边一个大包袱，脚边一个大篮筐。他大步奔上前，欣喜地叫了声“娘！”

五年不见了，石大娘鬓边的银丝，额头的皱纹又增添了许多，人也显得清瘦多了。她迎上两步，握住儿子的两臂，端详一会，笑着点点头：“你还和五年前一样！”她见儿子的两眼露出困惑的神色，不等儿子问，便告诉说：“瞧，娘把家搬来了！”说时指着床上的包袱，那里包着全部换洗衣服，又指指地上的篮筐，那里装着锅碗坛罐，“石老甥不让我在老家住下去了。听说是这边有个陈尚仁，打听到了我，专门派人去丝茅坑，跟石老甥勾通起来，逼我劝你下山。他们还想抓起我来对付你，我只好收拾家当来这里。”

石亮听了，这才知道娘在家里呆不住，才弃家来这里。但这里干戈遍地，烽烟将起，来得不是时候啊！

石大娘见夏梅转身出房去了，笑眯眯地瞟着她的后影说：

“这妹子真好，待人热心，初见面就亲得很，一声声大娘叫得真甜。”

石亮暗自寻思怎样安置娘，考虑了一会，提议说：“娘，部队今天就要分散上山，敌人肯定要对里山来一次血洗，你先到外山去避一避吧。”

石大娘笑着摇摇头：“不，娘不是来避难的！”

石亮这一次倒摸不透娘的心思了，问道：“娘来这里有什么打算？”

石大娘叹口气说：“唉，娘活了六十多岁，对你爹和你参加革命，虽没有拉过后腿，可是这些年在人家的刀把下过日子，娘一直是忍气吞声。那时娘的心不开窍，舍不得丢下那个家，总以为‘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’。如今好了，人家把草窝也端掉了，我就一身轻快了，可以来这里为革命做点事了！”说时轻松地舒了口气。

石亮为娘的精神所感动，紧握住她的手臂叫了声：“娘！”

但他望着娘的衰老身躯，感到一时真不好安排。

石大娘似乎从儿子的神色看出了为难之处，笑着说道：“亮子，不用担心，这里有娘做的工作，我打听好了。”

石亮忙问：“你打听了一些什么？”

石大娘喜滋滋地说：“刚才我跟梅妹子一路谈了很多，所以我夸她是个好妹子嘛，她把游击队上的事，连你这几年的情况都细细叨叨告诉了我。我人也老了，动刀动枪的事做不了，可是动动嘴巴跑跑腿还行，你们不是有交通线么？让我去办个交通站吧！”

石亮一听果然十分合适，赞同说：“娘，你选得真好，我倒一时没想到。”

原来，特委决定在敌强我弱情况下，把武装斗争和地下

秘密工作结合起来，周松山亲自主持制订了一整套秘密工作制度，要在各个游击区之间建立交通站网。过去的交通站和交通员公开暴露了的，一律调换，这就需要增选许多在政治上可靠的人当交通员。郭山龙这些日子正在忙着这项工作，石亮当即要何铁去找他。

母子俩谈话时，夏梅正在忙着张罗昼饭。她和石大娘虽是初次见面，不知怎的，这个从小失去母爱的孤女，对慈祥和蔼的石大娘，从心底产生了一种异样亲切的感情。她把积蓄下来的伙食尾子，交给房东尤开山，要他帮忙做几样菜，一则款待石大娘，二则和石亮叙别。两人马上要分手了，石亮去栖凤山，自己却要去天角山。在这战争的年月，早晨在一起的战友，说不定晚上就见不着面；一次暂时的小别，说不定就会成为永别。

尤开山没有收她的伙食尾子，笑嘻嘻地满口答应道：“行，这个东道我们两人来做，不用化钱。”他立刻叫儿子可贵到塘里去摸鱼，自己去后园摘菜。

夏梅去买蛋，走到村口，碰上了交通站长郭山龙。见他象往常一样，身背一支猎枪，斜挂一个网禽袋，忙问：“山龙，今天打到什么野味？”

郭山龙回道：“几只斑鸠。”

夏梅欢声一蹦上前：“真巧，送给我！”

郭山龙却为难地说：“我答应了别人的。”

夏梅毫不思索就用手点着郭山龙的鼻子尖说：“一定是给春娥，对不对？”

郭山龙不觉红了脸，憨笑两声也不否认。

夏梅大声说：“春娥吃野味早就吃腻了，这几只一定给我，我可是头一回向你伸手。”